

五朝名臣言行錄

三朝名臣言行錄

二十三

九之四

門下侍郎蘇公

公名轍字子由老蘇先生之次子舉進士復中制科除商州軍事推官乞養親不赴復爲大名府推官熙寧二年上書召對爲三司條例司屬官出爲河南推官淮陽教授齊州掌書記簽書南京判官謫監筠州鹽酒稅知歙州績溪縣哲宗即位除祕書省校書郎明年至京師除右司諫遷起居郎中書舍人戶部

侍郎翰林學士奉使契丹還爲御史中丞拜尚書右丞遷門下侍郎元祐末落職知汝州降授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又貶授散官安置循雷二州元符末移岳州復太中大夫宮觀崇寧中降朝請大夫居潁昌政和末年八十餘薨

轍年十九舉進士釋褐二十三舉直言仁宗親策之於廷時上春秋高始倦於勤轍因所問極言得失策入轍自謂必見黜

然考官司馬君實第以三等范景仁難之
蔡君謨曰吾三司使也司會之言吾愧之
而不敢怨惟胡武平以爲不遜力請黜之
上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棄之天下謂我
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第除商州軍事推
官知制誥王介甫意其右宰相專攻人主
比之谷求不肯撰詞宰相韓魏公哂曰此
人策語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
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知制誥沈文
通亦考官也知其不然故文通當制有愛

君之言諫官楊樂道見上曰蘇轍臣所
薦也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盛德之事
也乞宣付史館上悅從之穎濱遺
老傳

神宗嗣位既二年矣求治甚急轍以書言事
即日召對延和殿時介甫新得幸以執政
領三司條例上以轍爲之屬不敢辭介
甫急求財利而不知本呂惠卿爲之謀主
轍議事多牾一日介甫出一卷書曰此青
苗法也諸君熟議之有不便以告勿疑它
日轍告之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

救民之困非爲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爲
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有良民不
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
如此則鞭笞必用州縣事不勝煩矣唐劉
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
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
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
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糶有貴必糶以
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爲晏之
所言則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

公誠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劉晏之功可立
矣也介甫曰君言有理當徐議行之後有
異論幸勿相外也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會
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召議事廣廉嘗奏
乞度僧牒數千道爲本錢於陝西漕司私
行青苗法春散秋歛與介甫意合即請而
施之河北自此青苗法遂行於四方

遺老傳

初陳暘叔以樞密副使與介甫共事二人操
術不同介甫所唱暘叔不深和也旣召見
謝卿材等八人欲遣之四方搜訪遺利中

外傳笑知所遣必生事迎合然莫敢言轍
往見暘叔暘叔逆問君獨來見何也對曰
有疑欲問公耳近日有八人者欲遣往諸
路不審公既知利害所在事有名件而使
往按實之耶其亦未知其實漫遣出外網
捕諸事也暘叔曰所遣果賢將不肯行君
無過憂對曰公誠知遣使之不便而恃遣
者之不行何如暘叔曰君姑退得徐思之
後數日暘叔召屬官於密院言曰 上即
位之初命天下監司具本路利害以聞至

今未上今當遣使宜得此以議可草一劄
子乞催之惠卿覺非其非黨中意不樂漫
具草無益也轍知力不能救以書抵介甫
暘叔指陳其決不可者且請補外介甫大
怒將加以罪暘叔止之奏除河南推官遺老傳

元祐元年除右司諫 宣仁后臨朝用司馬
君實呂晦叔等欲革弊事舊相蔡確韓縝
樞密使章惇皆在位窺伺得失中外憂之
轍言曰 先帝晚年寢疾彌留照知前事
之失親發德音將洗心自新以合天意而

此志不遂奄棄萬國天下聞之知前日弊
事皆先帝之所欲改思慕聖德繼之以
泣是以皇帝踐阼聖母臨政奉承遺
旨罷導洛廢市易損青苗止助役寬保甲
免買馬放修城池之役復茶鹽鐵之舊黜
吳居厚呂孝廉宋用臣賈青王子京張誠
一呂嘉問蹇周輔等命令所至細民鼓舞
相賀臣愚不知朝廷以爲凡此誰之罪也
上則大臣蔽塞聰明逢君之惡下則小臣
貪冒榮利奔競無恥二者均皆有罪則大

臣以任重責重小臣以任輕責輕雖三尺
童子所共知也今確等自山陵以後猶偃
然在職不肯引咎辭位以謝天下謹案確
等受恩最深任事最久據位最尊獲罪最
重而有靦面目曾不知愧確等誠以昔之
所行爲是耶則今日安得不爭以昔之所
行爲非耶則昔日安得不言窮究其心所
以安而不去者蓋以爲是皆先帝所爲
非吾過也夫爲大臣忘君徇己不以身任
罪戾而歸咎先帝不忠不孝寧有過此

乞出臣此章宣示確等使自處進退之分
臣雖萬死不恨也三人竟皆逐去然卒不
以其前後反復歸咎先帝罪之世以爲

恨

遺老傳

呂惠卿始諂事介甫倡行虐政以害天下其
後勢鈞力抗則傾陷介甫甚於仇讎世尤
惡之時惠卿自知罪大乞宮觀自便不預
貶竄轍且疏其姦請加深譴乃以散官安
置建州天下躄之

遺老傳

司馬君實旣以清德雅望專任朝政知雇役

三才冊三字

九之四

六

卷九

之害欲復行差役不知差雇之弊其實相
半講之未詳而欲一旦復之民始聞而喜
徐而疑懼君實不信也王介甫以其私說
爲詩書新義以考試天下士學者病之君
實改爲新格而勢亦難行方議未定轍言
自罷差役至今僅二十年吏民皆未習慣
况役法關涉衆事根芽盤錯行之徐緩乃
得審詳若不窮究首尾忽遽便行恐旣行
之後別生諸弊今州縣役錢例有積年寬
剩大約足支數年若且依舊雇役盡今年

而止催督有司審議差役趁今冬成法來
年役使鄉戶但使既行之後無復人言則
進退皆便又言進士來年秋賦日月無幾
而議不時決傳聞四方不免惶惑詩賦雖
號小技而比次聲律用功不淺至於治經
誦讀講解尤不可輕易要之來年皆未可
施行欲乞先降指揮來年科場一切如舊
惟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論議或出已見
不專用王氏學仍罷律義令天下舉人知
有定論一意為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元

祐五年以後科舉格式未為晚也

遺老傳

是歲 上將親饗明堂轍言 國朝舊典冬
至圜丘必兼饗天地從祀百神若其有故
不祀圜丘別行他禮或大雩於南郊或大
饗於明堂或恭謝於大慶皆用圜丘禮樂
神位其意以為 皇帝不可以三年而不
親祀天地百神故也臣竊見皇祐明堂遵
用此法最為得禮臣愚欲乞明詔禮官今
秋明用皇祐明堂典禮庶幾精誠陟降溥
及上下奏入不報至七年 上將親郊轍

備位政府乃與諸公共伸前議合祭天地

遺孝傳

初神宗以夏國內亂用兵攻討於熙河路增置蘭州於延安路增置安彊米脂等五寨至此夏國雖屢遣使而未脩職貢二年夏始來賀登極使還未出境又遣使入界朝廷知其有請地之意然大臣議棄守未決轍言曰頃者西人雖至而疆場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蓋知朝廷厭兵確然不請欲使此議發自朝廷得以爲重朝廷深

覺其意忍而不予情得勢窮始來請命一失此機必爲後悔彼若點集兵馬屯聚境上許之則畏兵而予不復爲恩不予則邊豐一開禍難無已間不容髮正在此時不可失也況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聽斷將帥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誰使效命若其羽書沓至勝負紛然臨機決斷誰任其責惟乞聖心以此反覆思慮早賜裁斷無使西戎別致猖狂棄守之議皆不得其便於是朝廷許還五寨夏人遂服

初元豐中河決大吳先帝知故道不可復
還因導之北流水性已順惟河道未深隄
防未立歲有決溢之患本非深害至此諸
公皆未究悉河事而潞公欲以河爲重事
中書侍郎呂微仲樞密副使安厚卿從而
和之始謂河西流入洎淀久必淤淺異日
或從北界入海則河朔無以禦狄故三人
力主回河之計諸公莫能奪呂晦叔時爲
中書相轍間見問曰公自視智勇孰與
先帝勢力隆重能鼓舞天下孰與先帝

晦叔驚曰君何言歟對曰河決而北自
先帝不能回而諸公欲回之是自謂智勇
勢力過先帝也且河決自元豐導之北
流亦自元豐是非得失今日無所預諸公
不因其舊而修其未卒乃欲取而回之其
爲力也難而其爲責也重矣晦叔唯唯曰
當與諸公籌之旣而回河之議紛紛而起

晦叔亦以病沒

遺老傳

轍遷戶部侍郎常因轉對言曰願明詔有司
罷外水監丞舉河北河事及諸路都作院

皆歸轉運司至於都水軍器將作三監皆兼隸戶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功之良苦程其作之遲速苟可否多少在戶部則傷財害民戶部無所逃其責矣苟良苦遲速在工部則敗事乏用工部無所辭其譴矣利出于一而後天下貧富可責之戶部矣朝廷以為然從之惟都水仍舊

遺老傳

轍自為中書舍人與范子功劉貢父同詳定六曹條例子功領吏部元豐所定吏額主

者苟悅群吏比舊額幾數倍朝廷患之命量事裁減已再上再却矣子功奉使轍兼領事吏有白中孚者進曰吏額不難定也昔之流內銓今侍郎左選也事之煩劇莫過此矣昔銓吏止十數而今左選吏至數十事不加舊而用吏至數倍何也昔無重法重祿吏通賕賂則不欲人多以分所得今行重法給重祿賕賂比舊為少則不忌人多而幸於少事此吏額多少之大情也舊法日生事以難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

輕者至一釐以下積若干分而爲一人今若取逐司兩月事定其分數則吏額多少之限無所逃矣轍以其言遍問屬官皆莫應獨李之儀對曰是誠可爲也即與之儀議之曰此羣吏身計所係也若以分數爲人數必大有所損將大致紛紜雖朝廷亦將不能守乃具以白宰執請據實立額竝吏之年滿轉出或事故死亡者勿補及額而止不過十年羨額當盡功雖稍緩而見吏知非身患不復怨矣諸公以爲然遂申

尚書省取諸司兩月生事諸司吏皆疑懼莫肯供再申乞榜諸司使知所立額竝它日見闕不補非法行之日即有減損也榜出文字即具至是成書以申三省左僕射呂微仲大喜欲攘以爲己功以問三省吏皆莫曉有諸司吏任永壽者頗知其意微仲悅之於尚書省創吏額房使永壽與三省吏數人典之小人無遠慮而急於功利即背前約以立額日裁損吏員復以好惡改易諸吏局次

凡近下吏人惡爲上名所壓者即爲撥出上名於它司閑慢司

分欲入要地者即自寺丞監撥入省曹之類是也

凡奏上行下皆微仲

專之不復經三省法出中外洶洶微仲既為御史所攻永壽亦以恣橫賊汙刺配久之微仲知衆不伏乃使左右司再加詳定略依本議行下

遺老傳

使契丹還為御史中丞自元祐初革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一時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微仲與中書侍郎劉莘老二人尤畏之皆持兩端為自全計遂建言欲引用其黨以平舊

三十一

八九之四

十二

實修

怨謂之調亭 宣仁后疑不決轍於延和面論其非退復再以劄子論之奏入 宣仁后命宰執於簾前讀之仍諭之曰蘇轍疑吾君臣遂兼用邪正言極中理諸公相從和之自此參用邪正之說衰矣轍復奏曰竊見方今天下雖未大治而 祖宗綱紀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大臣正已平心無生事要功之意因弊修法為安民靖國之術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向者異同反覆之心蓋亦不足慮矣但患朝

廷舉事類不審詳曩者黃河北流正得水
性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下就高汨
五行之理及 陛下遣官按視知不可為
猶或固執不從經今累歲回河雖罷減水
尚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
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來之厚惟恐失之
而熙河將吏剗築二堡以侵其膏腴議納
醇忠以奪其節鉞功未可覲爭已先形朝
廷雖知其非終不明白處置若遂養成邊
豐關陝豈復安居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

正已平心無生事要功之意者也昔嘉祐
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寧
以後出賣坊場以雇衙前民間不復知有
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復舊一例復
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
顧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雇去年之
秋又復差法又熙寧雇役之法三等入戶
並出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強出錢無藝下
戶昔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入戶不
免咨怨至於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

錢不多雇法之行最爲其便罷行雇法上
下二等忻躍可知唯是中等則反爲害且
如畿縣中等之家例出役錢三貫若經十
年爲錢三十貫而已今差法旣行諸縣手
力最爲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爲輕
費然一歲之用已爲三十六貫二年役滿
爲費七十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閒三年
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
費倍於雇役十年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
此條目不便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厭

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
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者也臣以聞見
淺狹不能盡知當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
臣等輩猶知其非而况於心懷異同志在
反覆幸國之失有以藉口者乎臣恐如此
四事彼已默識於心多造謗議待時而發
以搖撼衆聽矣伏乞宣喻宰執事有失當
改之勿疑法或未定修之無倦苟民心旣
得則異議自消 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
臣逡巡以安富貴海内蒙福上下所同豈

不休哉然大臣怙權耻過終莫肯改遺老傳
轍為執政三省又奏除李清臣吏部尚書給
事中范祖禹封還詔書進呈不允祖禹執
奏如初正言姚勔亦言不當三省復除蒲
宗孟兵部尚書轍謂諸公且候邦直命下
然後議此如何皆不應及簾前微仲奏諸
部久闕尚書見在人皆資淺未可用又不
可闕官須至用前執政 上有黽俛從之
之意轍奏前日除李清臣給諫紛然爭之
未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 宣仁后曰柰

闕官何轍曰尚書闕官已數年何嘗闕事
今日用此二人正與去年用鄧溫伯無異
此三人者非有大惡但昔與王珪蔡確輩
並進意思與今日聖政不合見今尚書共
闕四人若並用似此四人使互進黨類氣
勢一合非獨臣等耐何不得亦恐朝廷難
耐何矣且朝廷只貴安靜如此用人臺諫
安得不言臣恐自此闕矣 宣仁后曰信
然不如且靜諸公遂卷除目持下遺老傳
微仲之在陵下也堯夫奏乞除執政 上即

用李邦直為中書侍郎鄧聖求為尚書右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遂以元豐事激怒上意邦直尤力舊法母后之家十年一奏門客時皇太妃之兄朱伯材以門客奏徐州富人竇氏堯夫無以裁之一日日中請轍於都堂與邦直議之轍曰上始親政皇太妃閣中事當遍議之車服儀制已付禮部月費宜付戶部奏薦付吏部可也凡事付有司必以法裁處朝廷又酌其可否而後行於體為便明日奏之上曰月費

竣內中批出奏薦皇太后家減二年皇太妃十年議已定邦直獨曰此可為後法今姑與之可也上從之邦直之附會類如此會廷策進士邦直撰策題即為邪說以扇惑群聽轍論之曰先帝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袒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雇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罷黜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慵墮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

制西戎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凡如此類
皆先帝之睿筭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
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者也至於其他事有
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
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
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推
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
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
察爲明以讖決事天下恐懼人懷不安章
帝即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厚愷悌之政

後世稱焉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
言御名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
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
帝爲詞則大事去矣奏入不報再以劄子
面論之上不悅李鄧從而媒孽之乃以

本官出知汝州

遺老傳

蘇子由崇寧中居潁昌方以元祐黨籍爲罪
深居自守不復與人相見逍遙自處終日
默坐如是者幾十年以至於沒亦人所難
能也

呂氏雜志

十一

丞相康國韓獻肅公



公名絳字子華叅知政事忠憲公之子也。以父任爲大理評事登進士甲科除太子中允通判陳州。召知太常禮院。歷開封府推官。戶部判官。江南饑出爲體量安撫。還知制誥。出知河陽。召入翰林爲學士。權御史中丞。出知蔡州。移知慶州。加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府。英宗即位召還。除三司使。俄拜樞密副使。神

宗初領制置三司條例。司拜叅知政事。熙寧二年拜陝西河東宣撫使。即軍中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會慶州卒叛。遂罷相守鄧州。徙知大名府。七年復爲相。出知許州。拜建雄軍節度使。知定州。移河南府。哲宗即位。進封康國公。加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名府。屢告老。拜司空。檢校太尉。致仕。薨。年七十七。

公爲開封府推官。男子冷清。自謂母娠宮中生。民間於是自稱皇太子。都人聚觀。頗以

為疑吏收捕驗問亦不敢迫府官至有改容禮之者既而果無實猶止羈置近郡公上疏引成方遂事論奏甚切清遂伏誅

劉貢

父撰行狀

江淮兩浙歲飢以公體量安撫江南東西路到部則發倉廩振貧乏問百姓疾苦縣邑以衙前為重役一當其役則破家竭產民至有嫁祖母與母而析生異居以避役者公為立則衙前法奏行之民以為便又兼并之家私占陂池溪湖少出稅以錮其利

三十一卷

十一之一

二

念

公使以稅均所近民田而陂池溪湖使眾共之

行狀

使還除右正言供職時大臣佐佑時政務循故事公一日奏言政事宜出聖斷上諭云屢有人言朕少斷非不欲處分蓋緣國家動有祖宗故事苟或出令未合憲度便成過失以此須經大臣論議而行臺諫官見有未便但言來不憚追改也

行狀

宣祖神御溫成園陵皆寓奉先寺仁宗將幸奉先或謂因欲臨后園公預以所聞諫

旦日飭駕使諭公曰朕欲酌神御非詣后園也

李邦直撰
神道碑

召為翰林學士 仁宗嘗遣使祈嗣茅山公當草祝詞公因上疏言祈嗣願禱祠何益夫女御閉於深宮者衆官人養子絕人之世者多非所以順天地致螽斯之福於上也書奏 仁宗即日出宮人數百詔有司裁定官人養子令

神道碑

孫沔呂溱等守藩犯法從官聯章請貫其罪公曰法自貴者始更相救援則公道廢矣

遂并劾之宮人或納賂請降度牒紫方袍歲時內宴至有與伶官私笑語者公密發其事 上亟為逐典掌劉氏及它不謹者十餘人

神道碑

自公為中司言事甚多時富鄭公為宰相多寢不下公不能堪條前後所言極論之初張茂實母乳悼獻太子茂實幼從其母畜於宮中後壯長寢貴領親軍以掛嫌議出為外官至是鄭公復用茂實主兵公并以為言且論其畏避自私不足以答上恩塞

群望因請歸家待罪不敢赴臺供職而諫
官詆公中傷宰相擅去官守由是罷知蔡

州行狀

知成都府蜀中春秋夏米價常貴張詠尚書
治蜀自二月減價糶官米八月糶鹽各給
券為據以惠貧戶歲久質賣悉歸豪右公
諭其自首別給券貧民凡七千餘戶因奏
每三年視貧富一易之民有疾疫致醫藥
客軍貧民死者葬之奏立寺額度僧主管
增置學校減嗇冗費異時內臣奉使至蜀

州郡迎悅其意有所貨易輒附益之其費
皆出於酒場官眾以為患公奏請加禁約
英宗聞之喜詔內侍省著為令每行必申
飭焉行狀

為三司使內諸司吏有干恩澤者詔已許之
公執條例奏稟上曰朕不知條例當為
卿改後有此等事亦須執奏三司事多與
宮省相關近習有所干請即悟條例公未
嘗詭隨公一日奏事具為上言所以且
曰即有飛語願賜覆實上曰知卿盡公

不肯放過事朕在藩邸時備聞群臣以國事爲人情墮壞法度積弊日甚賴卿盡力我自諳曉卿勿慮也它日公又言曰國朝之制上所用財幣不欲顯名者乃用合同憑由取之內臣因循凡賜予之類並以合同憑由施行歲常數十百萬三司無由鉤校人皆疑禁中浮費不知其間賜予宗室及群臣者過半也請以其宜付有司者付之有司英宗嘉納自是費用之有例者悉歸三司得以會計矣

狀行

遷樞密副使因進對神宗問天下遺利公對求遺利莫若盡地力退而具疏以謂害農之大弊無甚於差役不可不改請委侍從臺省官集議及聖詔博謀以收群策上嘉納之初公在三司時議欲使官戶量出免役錢兼并之家計田頃承役唯存鄉役及弓手之外並與蠲除單丁女戶在鄉第一等者亦量納役錢其餘一切以免役錢雇召如此即不限田而官戶兼并之家不敢過制以貪利中人得以置田以爲生品

官不必充役而無業之民得以應募矣至是上手札取之公具錄以進上令學士草詔訪問既進入上以未見哀痛惻怛之意手定詔藁密封示公令公潤色以進為大小訪焉王荆公領條例司深以公言為然遂推廣衙前之法以及它役狀行

熙寧三年五月除參知政事時樞密副使闕負會公獨奏事神宗問誰可補者公以

司馬光對遂以授光

狀行

熙寧二年九月夏羗大入慶州境圍七寨殺

略數千邊將高敏戰死榆林以公為陝西宣撫使賜空名宣告即軍中賞功詔許除補所部官自受命至陞辭三日而行賜金繒及織文袍纜至邊悉分與將吏公初行環慶勞饗蕃漢士傷痍者賜帛裹瘡治兵鄜延使偏將种諤出青澗城趨銀州界破撫寧開光諸帳屯守囉兀公欲自高奴通道河東詔兼河東宣撫使就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公遣將出麟府兵徑虜中九九日會囉兀下又破賊馬戶

川斬馘數千獲綉旗木符領盧印公初至
邊裂諸路兵置七將間其無備互出擣之
至是深入破敵者十七戰皆捷招降數萬
人居以曠土方築據奪其要害而慶將失
撫御兵有叛亡者時內外多與公異意爭
歸咎宣撫司邊事搖矣公一不辨以身任
其責罷相知鄧州其後既收兵羗人亦卷
廬帳驅畜產遁去客食河外餓死者衆數
年終不能復而使大酋數叩保安軍求通
使並塞皆空無賊火 上於是知公為有

功復召為相

神道碑。又行狀云。申勅諸路為堅壁自守之計。城寨有不可守者。

棄之分七將之兵為淺攻擾擊之計。以困我虜。或云公命種諤城囉兀雪中築撫寧堡。調發倉卒關中騷然。公駐延州。命四路帥無得預軍事。皆聽於諤。又命蕃官王文諒節制環慶之師。自入陝西。以軍中錢散與乞人。又奪騎士馬。以與蕃部厚犒賞之。軍士皆怨。夏人陷撫寧。又急攻囉兀。公命諸路出師牽制慶

兵再出遂作亂

公之入相繼王荆公之後政事有未便者賢
士大夫或置不用公將更易振舉之奏古
者冢宰制國用今天下財用出入宰相乃
不預聞始置局中書摯攷天下財用之數
量入以為出援用司馬光 上曰吾於光

豈有所愛顧光未肯來耳又數與同列論事上前不得盡行其言乃歎曰勢不能有所裨補矣唯早去位可以全進退之分故一年之間求去者三狀行

三司使發市易官罪而同列佑之欲弗責方創賈人免行錢孫尚書亦議有異而同列欲論永固上故不實上書人鄭俠絞切下獄而執政馮公京嘗調俠同列欲以黨俠為重坐公辨帝前不得直數求罷上為逐市易官稍寬二臣者而它相至欲復

留故賈人劉佐任市易公固言不可論上前未決公再拜曰臣言不用辱相位請從此辭上愕曰茲小事何用耶公奏曰小事弗伸况大事乎上為罷佐遣使持手詔諭公使就位公乃起後數月固稱疾乃拜觀文殿大學士禮部尚書知許州神道碑知河南府夏大雨伊落沆溢冒城郭居民被溺者太半公方以疾在告聞之力疾而出率府僚救護全濟者甚眾物價騰踴人多不得食公發倉廩以平物價收葬溺死者

禁止盜賊訛言驚衆者刑黥之人以寧息
脩宇廬舍工直十倍公爲設法招來它州
人四近至集公私皆得興作而工直亦平
矣又奏築長堤以虞後患幾月而成後三
年伊洛復漲如前日賴堤而免會行保馬
法令保甲家自養馬每都馬五十匹期十
五年數足提舉官欲其速成爲已功脅趣
州縣要以二年期會旣急馬價不訾民至
破產不得馬公爲條奏止之如初令狀行
裕陵興役洛人言昭陵厚陵時府吏中夜視

事留守亦宿于外至公不改常度早晚視
事外唯增日中一出而已內外畏戢莫敢
妄作事皆辦集或言陵下乏水人多喝死
詔置水車數百及瓢瓠竹筒數萬公知其
未嘗乏水也遣使具措置水事及取脩奉
官司不乏水狀聞舊奉陵之物無先後之
序吏緣擾下公使以所須緩急第爲之期
揭榜示人由是人_不爭競而工價平洛人
曰洛中不知有裕陵者公之賜也狀行
判大名府遣使問役法利害公請到鎮條析

以聞既至上疏以謂初論役法之弊止謂
衙前一役願得納錢募人既行之農民無
破家之患遂并它役以此用錢至廣雖不
當役者亦不得免此議論所以多也務求
贏餘謂之寬剩重非所宜復其舊為便以
今所取錢計年支雇募所費頗贏二分以
備非常免除第五等減第四等數則天下
速被聖澤矣後司馬丞相建議一用熙寧
法差役公以六條事駁之議之連年然亦
多參用公所言者

狀行

公為人嚴重好禮其居家燕處無墮容子弟
勝冠有所賀謝必具衣冠而後使拜存恤
宗族遠近無遺推財予之不計有無自仕
官未達時已為族人之孤特者嫁娶之凡
十餘人矣

狀行

公兄弟友愛天至自忠憲公為兩府大臣至
公兄弟同時為真相近輔者三人衣冠之
盛近世未嘗有也又皆眉壽高年公將歸
許而兩弟時亦皆七十同時請老朝廷貪
惜賢德未之許也其為榮盛又前古所未

有狀行

公自少氣節疑然聞其言見其貌皆知其必
位將相剛正渾厚而於交親仁以盡至朝
廷事不可屈撓以私據理道論是非不辨
正不已推引賢能急於家事以誠待人無
所疑而知人常不誤司馬溫公方與執政
忤而公言溫公可代已為樞密副使至為
宰相又薦之 神宗亦可之曰卿度光來
乎朕當亟召力引吳正憲公忠諒可任大
事宣撫陝西首薦今左右丞相為判官

三十一

十一

十一

余

防范純仁

常舉布衣王安國能辭章程頤有經行

士大夫出其門多知名天下初進士科進
擢速公言偶程文占上選未見才實勞最
躡衆人指期為卿輔殆亡所謂自是始議
間年一貢士而殺其恩嘉祐中與陳秀公
議茶法官不失常課刑辟歲省數千人又
言差役病民最甚宜畀上農及官戶單丁
女戶薄率錢募衙前吏凡不可募者存鄉
戶則上戶免服役而游手之民得以應募
有業矣 英宗未果行至熙寧初申講前

議及溫公建言一用差法詔訪利害公曰
臣初議謂衙前可募其後乃并及它役所
募既廣遂率錢及下戶至多取羨數以今
所宜第除羨數免下戶錢惠澤周矣因條
六事異溫公議後皆參取焉公前此於溫
公踈外中援其賢及議朝廷事自守不奪
所見乃如此又建言官制錯謬如近臣乃
兼判中書門下省細務多關決二府恩大
政 祖宗方勸天下襲唐季未及更宜早
論定其後 神宗改官制約用六典多如

公所陳者將歿猶上書懇惻言天下事所
臨六州皆生立祠聞訃有巷哭者公撫養
孤貧雖旁宗踈屬皆仰嫁娶衣食周門生
故吏之不能自存者俸祿無所餘

神道碑

十之二

門下侍郎韓公

公名維字持國忠憲公之子以蔭補將
作監主簿除國子監主簿知太常禮院
為淮陽王府記室叅軍修起居注兼侍
講知制誥通進銀臺司太子右庶子出
知汝州召還修英宗實錄兼侍講判
司農太常吏部流內銓除翰林學士知
開封府繼除御史中丞遷翰林侍讀學
士出知襄州復入為翰林學士承旨兼

侍讀學士知制誥知通進封駁事出知
河陽除資政殿學士提舉崇福宮哲
宗即位除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加大
學士元祐元年為門下侍郎二年出知
鄧州潁昌府以太子少傅致仕紹聖中
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均州安置諸子
乞盡歸其官聽父居鄉里詔從之元符
初復左朝議大夫薨年八十二

公弱不好弄篤志問學嘗以進士薦禮部父
任執政不就廷試乃以父任守將作監主

簿丁外艱服除闔門不仕 仁宗患搢紳
奔競諭近臣曰恬退守道者旌擢則躁求
者自當知恥於是宰相文彥博宋庠等言
公好古嗜學安於靜退乞加甄錄以厚風
俗召試學士院辭不赴除國子監主簿狀行
歐陽文忠公為史館修撰薦公檢討知太常
禮院先是 溫成皇后立廟用樂公因禘
饗上疏乞詔有司議廟制有不如禮者一
切裁去以明 陛下不私後宮專奉祖宗
之意宰相陳執中薨請謚公立議及上書

以謂皇祐之末貴妃張氏薨 天子問以
以葬祭之禮執中知皇儀治喪非嬪御之
禮乃請追冊位號建廟用樂此不忠之大
者宜謚曰榮靈以應寵祿光大不勤成名
之法朝廷賜謚恭公連疏論列以謂責難
於君為恭臣之議執中正以不恭遂罷太

常禮院

狀行

神宗封淮陽郡王出就外邸以公為記室叅
軍 神宗遇公尤厚每事諮訪公悉心以
對至於拜起進退之容皆陳其節

聞見錄云
神宗邸

英宗命韓魏公擇宮寮用王陶韓維等皆名儒厚德之士神宗內朝拜稍急維曰維下拜王當效之一日侍坐近侍以弓樣樣靴進維曰王安用舞靴神宗有愧色亟令毀去

神宗嘗與公論天下事語及功名公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神宗拱手稱善誦書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以為聽納之戒公嘗引疾請郡神宗上章乞留將去王府採東平樂善之語為贊以獻慈聖垂簾諭宰臣曰諸王仁孝日聞皆卿等御擇宮臣所致宜召至中書褒諭時禁中遣使

泛至諸臣之家為潁王擇妃公上疏以謂潁王孝友聰明動履法度方嚮經學以觀成德今合族授室其繫尤重宜歷選勲望之家御擇淑哲之媛考古納采問名之義以禮成之不宜苟取華色而已行狀

除起居注侍邇英講筵是時英宗方免喪簡默不言公上疏曰邇英閣者陛下燕間之所也侍於側者皆獻納論思之臣陳於前者非聖人之經則歷代之史也御燕間則可以留漏刻之永對大臣則可以極

諮訪之博論經史則可以窮仁義之道成
敗之源今禮制終畢臣下傾耳以聽玉音
語曰時然後言 陛下之言此其時也臣
雖不敏請秉筆以俟

狀行

御史呂誨等論濮安懿王稱親得罪公上疏
言誨等能審禮守職國之忠臣計其用心
不過欲 陛下盡如先王之法而止耳士
大夫貪因寵利厚賞嚴罰猶恐此風不變
而復內牽邪說貶斥正人自此 陛下耳
日益雍蔽矣又求對極論其失請追還前

詔令百官詳議以盡人情復召呂誨等還
任舊職以全政體既而誨等降黜敕命不
由門下封駁公言罷黜御史事關政體而
不使有司預聞紀綱之失無甚於此宜追
還敕銀臺使臣得申議論不從遂闔門待
罪乞解職有旨舉臺官二人公上章曰呂
誨范純仁有已試之効願復其職以盡招
賢納諫之美蘇宋除御史知雜公封還詞
頭以謂自濮王稱親逐三御史傳堯俞等
復不肯就職今用蘇宋則堯俞等豈復有

可留之理狀行

霑雨為災詔求直言言事者眾公請擇近臣委以章奏事有可行行之又請擇郡守及言近制私罪雖輕常為仕進之累公罪雖大一時被責輒復升進請詔有司議私罪之可恕者稍蠲留礙以通滯才坐公罪之有害者稍加困抑以儆慢吏狀行

時英宗初政公因便殿奏事論人君好惡當明賞刑以示天下使人知所避就則風俗可移又以為聖賢思慮不能全無過差

假如陛下誤有處分改之則足以彰納善從諫之美未幾翰林學士范鎮作批荅不稱旨出補郡公言鎮誠有罪自可明正典刑若其所失止在文字當函容以全近臣體貌陛下前黜錢公輔中外以為太重比連退二近臣而眾莫知其所謂臣恐自此各懷疑懼莫敢為陛下盡忠者狀行

神宗踐祚公陳三事以獻一日從權聽政蓋不得已者惟大事急務時賜裁決餘當闊略二曰執政皆兩朝顧命大臣宜推誠加

禮每事咨訪以盡其心三曰百官執事各有其職惟當責任使盡其能若王者代有司行事最爲失體其末又曰天下大事不可猝爲人君施設自有先後惟加意御名重及注釋滕世子問孟子居喪之禮一篇以獻因推及後世禮文之變以申規諷上

皆嘉納行狀

御史中丞王陶彈擊宰相韓琦等不押常朝班以爲跋扈陶罷御史中丞爲翰林學士公言宰相跋扈王法所當誅也御史中丞

之言是則宰相安得無罪若其非是中丞安得止罷臺職而已今爲翰林學士是遷也陛下旣不能辨明大臣使負惡名有不自安之意又使言者無名罷去疑惑遠方願庭對群臣使是非兩判叅知政事吳奎論王陶遷官封還御批罷知青州公以爲奎素有學問敦篤持重可任以事擢叅大政衆謂得人今纔數月止因論事之際少失婉順便加斥逐進退大臣不當如是

有旨進奎官一級公曰執政罷免則爲降

黜今復遷官則為褒進理難並行此與王
陶罷中丞而加翰林學士何以異賞罰所
以為天下之耳目豈可不御章累上神
宗召奎面諭就職琦等各復其位公援前
言力請郡知潁州改汝州

行狀

初英宗即位祔仁宗主而遷僖祖及
神宗即位中書奏本朝自僖祖以上世
次不可得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等今
毀其廟而藏其主夾室非是因復還僖
祖而遷順祖公上疏曰昔先王既有天

三言

十一之二

七

余山

下迹基業之所由起奉以為太祖稷契
是也後世有天下者皆特起無所因故遂
為太祖其所從來久矣太祖皇帝戡
定大亂子孫遵業萬世蒙澤為宋太祖
無可議者僖祖雖於太祖高祖也
然仰迹功業非有所因上尋世系不知所
始若以所事稷契事之切恐於古雖有考
而於今有所未安宜如故便

行狀

除御史中丞公以兄康公任樞密副使兼條
例司御史中丞於朝廷闕失無所不當言

不言則廢公議言之則傷私恩且呂公著
論青苗事用此而罷臣代其任自處之地
不得無嫌且無以屈士大夫之論又屢面
對引義堅切復知開封府始置八廂分決
輕刑輦轂清肅時吳充為三司使 神宗
曰韓維吳充以文學進及任繁劇皆號稱
職可謂得人

行狀

遷翰林侍讀學士差考試賢良方正孔文仲
對策入等已而文仲罷歸公言 陛下亡
以文仲為一賤士爾黜之何損臣恐賢俊

三百字

一之二

八

余

由此解體忠良結舌阿諛苟合之人將窺
隙而進為禍不細願改賜處分章五上其
言益切堅請便郡除端明殿學士翰林侍
讀學士知襄州

行狀

除翰林學士承旨入對延和殿時京師旱
神宗曰久不雨朕夙夜焦勞奈何公曰
陛下憂旱傷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
不足以應天變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願
陛下痛自責已下詔廣求直言以開雍蔽
大發恩令有所蠲免以和人情後數日上

疏曰近日畿內縣督索青苗錢甚急徃徃鞭撻取足至伐桑為薪以易錢貨旱災之際重罹此苦夫動甲兵危士民匱財用於荒夷之地朝廷處之不疑行之甚銳至於蠲除租稅寬格逋負以救愁苦之民則遲遲而不肯發望 陛下自奮英斷行之過而養人猶愈於過而殺人也因奏對面論神宗感悟有旨根究市易免行利害權住方田編排保甲罷議東西川市易命公草詔求直言其略曰朕之聽納有不得於理

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歛失其節歟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歟詔出人情大悅是日大雨又命與知開封府孫永同體問在京諸行利害事未幾令呂嘉問同行體問又令以問到利害送呂嘉問等公上疏曰 陛下待臣乃在呂嘉問之下臣雖不才 先帝所命以輔陛下於初潛行年六十未嘗有一言稍涉阿倚以希已利未嘗有一言不盡理道以損 聖聰今於此小事處置關防乃不得

與新進小臣爲比臣復何面目出入禁闥
懇求去位優詔荅之知熙州王韶赴闕奏
事將領景思立敗績韶還任上表待罪奏
斬獲首級公草批荅曰方其敗時卿適在
朝何嫌而上章引咎勉綏新附之衆毋以
多殺爲功讀者竦然公自以言多不用求
去益堅會康公入相援故事乞補外以端
明殿學士龍圖閣學士知河陽坐議免行
錢不合落端明殿學士踰年復職徙知許

州
行狀

車駕幸舊邸除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再任
而中書舍人曾鞏草制稱公純明亮直練
達古今先帝所遺以輔朕躬又曰三川
之間韓延壽黃霸之迹在焉興禮樂而勸
農桑以追參于前列皆爾素學御批韓維
不知事君之義朋俗罔上老不革心非所
謂純明亮直姑以藩邸舊恩使守便郡又
非可仗以布政宣化今辭命乖戾不中本
情傳播四方甚害好惡可送中書省改辭行
下鞏贖銅十斤公請宮觀乃以爲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

狀行

神宗晏駕公赴臨闕庭 太皇太后遣使降
手詔勞問公對曰治天下之道不必過求
高遠止在審識人情而已識人情不難以
已之心推人之情則可見矣大凡貧則思
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 陛下
誠能常以利民爲本則民富矣常以憂民
爲心則民樂矣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
則勞困息矣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
鬱窒通矣推此而廣之盡誠心而行之則

神孫觀 陛下之法不待教而自成聖德
賢士聞 陛下之風不煩諭而爭宣忠力
矣遂出榜朝堂詔求直言公應詔言六事
一曰青苗蠲歲散之法二曰免役除寬剩
之數三曰坊場依 祖宗法中歲定額不
可添長四曰罷市易五曰歛保馬六曰禁
錢幣出關又言 先帝以夏國主秉常受
朝廷爵命而國母擅行囚廢故興兵問罪
今國母死秉常復位所爲恭順有藩臣禮
宜復還其故地以成 先帝聖意因陳兵

之不可不息者有三地不可不棄者有五

狀行

邇英讀三朝寶訓至天禧中有二人犯罪法當死 真宗皇帝惻然怜之曰此等安知法殺之則不忍捨之則無以勵衆乃使人持去笞而遣之以斬訖奏又祀汾陰日見一羊自擲道左恠問之曰今日尚食殺其羔 真宗慘然不樂自是不殺羊羔資政殿學士韓維讀畢因奏言此特 真宗皇帝小善爾推其心以及天下則仁不可勝

三百字

十一之二

十一

奈中

用也 真宗自澶淵之役却狄之後十九年不言兵天下富庶其源蓋出於此昔孟子論齊王不忍觶觫之牛以爲是心足以王今恩足以及禽獸而不及於百姓豈不能哉蓋不爲耳外人皆云 皇帝陛下仁孝發於天性每行見昆蟲螻蛄而過之且勅左右勿踐履此亦仁術也臣願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則天下幸甚軾時爲右史奏曰臣今月十五日侍邇英閣切見資政殿學士韓維因讀三朝寶訓至 真

宗皇帝好生惡殺因論 皇帝陛下在宮
中不忍踐履蟲蟻其言深切可以推明聖
德益增福壽臣忝備位右史謹書其事於
冊又錄一本上進意望 陛下采覽無忘
此心以廣好生之德臣不任大願

東坡集

元祐元年為門下侍郎詔臣僚不得言 先
朝事而臺諫欲有所言乞改詔語公於簾
前抗議以為帝王詔令傳信四方豈可鑄
改御史張舜民以言事罷王巖叟固爭簡
上官均問舜民事如何語洩朝廷下巖叟

分析公曰朝廷但論其所言是非若所言
是則折簡聚談更相督責乃是相率為善
何害於理若所言不善雖杜門不通問訊
各執已見論議非惟國事無補亦恐人情

壅隔

行狀

初公與王安石雅相厚善安石執政公議國
事始多異同至是議者欲廢三經義公以
為安石經義宜與先儒之說並行不當廢
司馬公光與公平生交俱以耆舊進用至
臨事未嘗一語附合務為苟同人服其平

狀行

時中官梁惟簡除入內內侍省押班范純仁等累奏未允公於簾前力爭許之其後惟簡遷官蘇轍繳還詞頭公因面奏論內降且言仁宗寬仁每言近習貴戚僥求恩澤宣諭執政卿等但依公執奏可以寢罷臣備位執政自可執奏不問人怨憎惟簡罷遷官

狀行

公自嘉祐以來為名臣神宗知之尤深屢欲大用會王安石用事變更舊法公言多

二百八十一

一之二

十四

余

異及元祐初起為門下侍郎宣仁哲宗眷禮優異公自以四朝舊臣身任天下之重庶幾行其所知而在位不踰年遂去天下惜之

狀行

先生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頤與持國范夷叟泛舟於潁昌西湖須臾客將去有一官負上書謁見大資頤將謂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已頤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已是甚道理夷叟云只為正叔大執求薦章常事也頤云不然

只為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程氏遺書

韓持國罷門下侍郎出帥南陽已出國門程子往見之子時在講筵公驚曰子來見我乎子亦危矣程子曰只知履安地不知其危坐頃之公不言子曰公有不豫色何也公曰在維固無足道所慮者貽兄弟之憂耳子曰領帥南陽兄弟何所憂公悟曰正為定力不固耳

程氏遺書

